

殿志 471

72739

14

樂

24140.5

01

部=31

安

縣

志

冊一

賈獻廷書簽

序

在昔漢世承秦強盛郡縣天下始建千乘為濱海與區史士涵濡材彥稱盛如歐陽經術兒史治績彥昇文章董氏孝行彪炳史冊而邑始為天下重厥後歷有沿革或名千乘或名廣饒或名樂安雖載籍極博亦難辨析毫芒惟考之輿地圖經山水記注略有存者趙宋之季方志縣興而樂安無傳焉逮明代著為今典縣各有志于時列城紛然有作邑志亦草創於明憲宗時顧訛誤缺略無繇取信迨神宗萬曆癸卯李太僕舜臣繼承而釐正之廼炳然稱良史已嗣是蔣乘楚李象先諸先生雖踵續輯修然猶病其冗繁舛錯不免為識者所訾警爰暨雍正年間李令方膺稽核搜訪正

樂安縣志

卷之首

序

一

繆辨訛益臻美備彰往詔來有班馬遺風焉故尚論山東名志者安邱東阿新城泗水而外即共推是書顧余自慚譎陋未之見也適於民國六年春承乏是邦求得其書竊怪其殘闕漫漶迄今近二百季而寂無過問者徒使一代文獻付之斷壠殘碑日就漸滅為深足慨也余大慙文史湮沒思有以網羅散佚邑人士之好古者亦亟以興廢補闕為請余自揣寡識勉見案牘紛勞又丁時艱阮何敢附於著作之林爰延邑之博雅君子王君子幹賈君德農焦君夢華王君晉洲開館纂修而李富侯孟芷庭諸君亦不憚爾足道途分任採訪之役甚盛舉也廼書未成帙余即以任職無狀引疾去矣幸賴繼任陳公金甫博雅閱通相與參訂筆削凡七閱

月而歲事何具速也將謀剗劂子幹諸君抄藁郵示謂志成於陳公惟弁首之言陳公謙讓未遑以致刊印將竣而序言缺如不能裝訂因請序於余余幸是書之成償余夙願遂忘其禱昧受而卒業凡為卷十四為大綱十二門門各有序為目三十九為圖十一為表十一斷自唐虞迄於今茲逸事遺文儼然祀宋之足徵雖以歲久失修人往風微艱於蒐討難免疏漏然徵文攷獻寧不謂一邑之盛事耶嗟夫古今者迹焉爾矣興廢者文焉爾焉攷迹則事故明因文則典章著江淹有言曰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故明清兩代縣志率六十季一修獨是志於滄桑變易兵燹屢遭以後掇拾叢殘而茫茫墜緒

故老無傳非起前詰於九原而問之疇能得其髣髴噫可謂難矣余不解前此百八十餘季間縣令麻經百數坐視文物蕩然無人採輯至於此極也於虜伊誰之咎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來鴻篇鉅製一經世變即飄零散失徒令人搜求於殘編斷簡之中而歎息於補綴為難者曷可勝道使後之官斯土者留心故事守缺抱殘隨時增修毋替前功庶前人之誤後人者後人不至復誤後人則是編之志在繼往而功在開來是又余所撮序概略以跡來茲之意也至於因革去取之間其詳已見於凡例不具書

四等嘉禾章金質崇蔭章五等金質單鶴章前署廣饒縣知事肥城李傳煦序

序

民國六年八月予奉檄承乏是邑既視事舊尹李公傳煦殷殷告曰縣志失修久矣大懼文獻廢墜竭力倡續籌經費開局館延纂輯擇採訪既勤既奮基礎乃立今引疾以去莫為之後雖善弗克舉公其念哉予唯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曷敢怠於是暇輒造局與諸君子詳究原委商榷羣言兼謀所以藏事者經費有不足籌措之採訪有疏略督催之歲除書成李公既序諸簡端予亦例得有言曰府州縣志何昉乎爾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是也後鄭稱如周志鄭書之屬者皆亡班氏始著地理志志特史中一耳地理又一中一耳乃今之府州縣志不然地雖志一

樂安縣志

卷之首

序

一

隅而天文五行食貨職官藝文以及紀表列傳靡不備則志也而全史矣門分部別上下數千年使相貫屬則志也且通史矣矧是邑建於秦併於漢畫割分裂於晉隋唐宋之際經師文章漢最著魏後尠衰矣豈不以地瀆東瀛澤濟大河經流所匯冲决坍淤民無寧居故生是間者聞人蓋寡著述鮮稱至元明始盛稽諸古者既如彼自雍正修志以來迄於茲百八十餘年私家紀載歷久多湮金石遺文在遠日晦即六朝之陳牘或滅裂於胥吏灰蕩於水火零搜碎採十佚四五撫諸今者又如此江文通曰作史莫難於志袁子才曰志難於治誠哉是言也今幸殫精竭慮無間寒暑以竣厥事卒畢李公之志予既慶是書之成且慶譎陋如不佞適逢

事會得與邦人士樂觀其成也爰識數語以附於後
民國七年二月中旬署理廣饒縣知事開封陳同善序

樂安縣志舊序

邑故有志讀者莫不曰疏何也莫大如縣名而以邑在西漢為樂安遠矣梁鱣齊人也縣特其封邑漢太守陳蕃所禮周璆臨濟人三國國淵蓋人皆援以入邑齊桓公之為諸侯盟主久矣其盟在可稽實未言往一壇吾域是今何許豈不以地僻於臨淄道紆於諸侯乎而曰桓臺為公所盟諸侯乎是諸如是者今并知其不然矣官有賢不肖其姓名當俱乃自明初至作志時百餘年間知縣裁九人丞以下至訓導各一而已夫邑本漢千乘也地割於廣饒故言乎隋以前千乘與樂安其實易以淆言乎隋以後千乘與廣饒其地乍不辨水經淄水註曰淄水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言

故有新也今城北二十里外有故城址是酈道元之時廣饒見城然又未知為千乘歟則又未知為樂安歟志缺於昔故迹不著於茲非一日矣漢千乘縣者河所從以入海也今邑濟所從以入海也夫濟四瀆之一也而於邑焉出豈不足言乎人才之生其在於漢可矣迨入廣饒迄於有元又何其不易得也遭逢聖代吾鄉前行多以德終士莫不知向學蓋滋剝之數焉邑侯邢臺王公清勁宏雅治有異績至裁期而廢者興流亡者還忽覽故志慨然曰闕為謀之余以今年三月校集其志川流質之水經而邑始末徵以漢等志尚候諸君子共正之嘉靖丙午九月賜進士太僕寺卿邑人李舜臣撰

樂安縣志舊序

邑有成化志自沈令清始太僕李公承而修之則嘉靖丙午遞六十年一修也數使然哉予承乏茲土及五載餘故典告湮深惟是懼謀之孝廉蔣君遠巡無以應也久之知邑兩博士訂李志而擴之稿藏在笥於是過博士舍出稿就孝廉孝廉卒業為言於予太僕名公其文深博士宿儒其事核文則足以傳遠核則足以信今無用再贅唯是已卯至今二十餘年無已益以二十餘年之事為序於款首庶幾足術他則請辭予曰唯唯再越月而志成為冊三為圖四為款二十工竣不佞宜有言綴於末簡自媿弗文無能為役顧惟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之體嚴而志之用廣史缺則一

代之跡泯志缺則一邑之跡泯千百年來其人與事可臚列而指數也得乎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又曰視已成事其意識此矣得不兢兢且李之序志也曰邑故有志讀者莫不曰疏病其簡也李志出讀者莫不曰文簡而文也簡而益之以文華采昭矣文而益之以核情實備矣即其中一二言之建置則稽水經度輿圖而不敢執典廢之由風俗則邇其先淳而後漓城池則表其昔瑕而今堅田賦則稽其登耗之數而察其利弊之原公署則著其傾圮之故而詳其脩飾之因學校或以偉觀選舉正途者入雜途者刪名宦鄉賢釐而為二考其入祀之實并其從祀之文人物節孝亦釐而為二稽其素履之詳參以新舊之異至於序記

碑銘必其文之雅馴事之關涉然後入之否則雖工弗錄他則一切仍舊而已未嘗以己意附會於其中視嘉靖志則倍之視成化志則又倍之矣其採事也近真其用情也近直其立言也近樸而不蔓津津乎成一家之言也哉而孝廉君嗛嗛然若無當也逡巡猶是已嗚呼予讀是志也竊因之有感焉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邑名樂安其來舊矣民習靜而安不愚有司樸遯無纖巧綺靡輸將恐後士耿而文骨體文學之臣累累而今何如也扞當世之文固固人人翁伯行也家無擔儲鮮衣怒馬矯為富貴容莫不疾公賦而逃之不可究詰士累歲不一登天府風斯下矣何以名樂安為也豈風會之流卒不可復反抑以司風紀者無以振揚之也

是有司之責也夫萬曆癸卯賜同進士出身樂安縣知縣濬縣孟楠撰

樂安縣志舊序

余不佞弗嫻于文辭跼伏草莽日置鉛槧之業弗理乃明府孟公
數過而問志久之為言兩張博士有稿在笥明府過博士出稿付
余銓次序中太僕名公其志文博士宿儒其志核博士因太僕之
舊而附論于其後余因博士之舊而立序于其前間有一二利弊
可言者不妨創議其中如是而已若筆削之任則吾豈敢邑舉人
蔣奇鑄跋

樂安縣志舊序

余既梓舊志成謀續焉僉謂邑前志自愚谷尚矣蔣孝廉輩以例
改纂之今我侯文章治行系自廬陵煌煌巨編不啻愚谷而續孝
廉輩為也異我所聞余曰不然語有之不有後勁毋慮前茅自癸
卯至今六十年科目政績倍之前文苑武胄倍之前士大夫盛德
大業焜燿宙合倍之前恭值興朝熙洽聖天子赫然式臨與宇內
更始蕞爾海邑將沾新化焉余於孝廉輩志蓋欲別之匪僅續之
也於是鄉紳孫三錫輩茂才唐生德晉等踴躍襄厥事適浮玉織
齋兩李子家居昇卒業李子辭再三余曰脫聽子辭儻有以福先
寺故事責予者奈何既受事李子曰昔龍鬪馬山之陽仲父惕而
修政朝夕必書茲邑為柏寢於臨淄其近地也水旱災祥損益得
失昭然烟鑿余曰是宜署紀年志廣固之墟北流浩浩織水附焉
入權口榮為車馬之瀆今則異矣余曰是宜署河渠志冠之韡韡
化而為鷓鴣馬之駉駉馴之為駒余曰是宜署風俗志勻勻原濕勻
股斯度紘紘繡版畫一斯製余曰是宜署戶口田賦志一命之褒
自廷台背之杖於國西陽之叢鬱鬱光華走集之賈附於東秦余
曰是宜署貽封耆碩藝文市廛志莪莪泮宮皋比之趨西門嘉績
百世攸垂燦燦人羣售於宗伯余曰是宜署學校秩官選舉志黃
澤之謠熙矣鹿皮之惠百世其昌余曰是宜署名宦鄉賢志瀧岡
原自廣饒洋織愚谷支脈崇崇余曰是宜署邱墓志甘棠之歌社

鼓其鑿底我乘人厥今不替余曰是宜署宦績傳歐陽兪史之後
儒術泯闕性道弗彰惟侍御成公絕學之續得自遺經白沙新建
並為一流余曰是宜署理學傳國是叢勝僉任登朝具有亢昌言
引大體循聲溢關右如孫給諫其人余曰是宜署諫臣傳臨淮忤
瑞昌黎守狷鎮南服官著績清白貽後孝廉恪共謙退長老之稱
日以歸焉又曰白馬聲高樂亭長沙弗溺其職余曰是宜署事功
傳鼎不柱車驥不走閭東皋王官谷遊跡已余曰是宜署卓行獨
行傳河間元文奮功東陽劇國王猛建業咸原楚材晉用匪自今
矣余曰是宜署外徙傳闕疑守殘儒者家法然信則補誣則正亦
毅然所弗奪余曰是宜署補遺傳青陵之臺娥江之湫乘之女子

是效是則余曰是宜署列女傳礦山之捷執訊獻馘用震師旅以
啟其後余曰是宜署武冑傳著琬琰泐金石光榮之業昭於齊門
自太拙瞿堂以下取法焉余曰是宜署文苑傳賢而能善而動眾
外嬾程鵬內宗元晦斯可以砥末俗余曰是宜署孫封公建置紀
事備矣余於是肅然起謂李子子先大夫少厲聖賢博載籍入仕
版恪乃王家爭挺擊水西紫廬太恭人墓次諸懿迹章章已忠孝
之歸乘人宗焉子先太守兄以鴻文繼愚谷以惠澤流江表以直
聲徹鄔鄆是宜署子先大夫曰藩臣傳太守公首事功傳中李子
乃避席逡巡曰固也不敢請爾咸屬筆適遠方人以侍御公理學
傳成公三世儒行傳亦續次至入其中而志成余不佞乃拜手而

綴言曰嗚呼邑誌之役不綦艱哉然乘為先博士司徒弓福地余於乘竊有桑梓之意也語曰前修廢如後進悚如今隸在職方戶產人才余所有事也故不得已而謀梓人又念我先文忠公著唐書五代史廖氏譜善善長惡惡短之意直逼古史矣之奇輩尚有遺議矧余乎今以往罪知之口聽之衆矣匪余所恤也已康熙六年歲次丁未知樂安縣事楚潛歐陽焯賓霞父書于古琅槐署中

樂安縣志舊序

方膺角巾趨庭欣叨鯉對勝衣在泮幸值龍飛王子安作序之年
每繫懷於交趾衛伯玉能書之日輒入覲於天顏桂苑秋風寧同
數奇之李廣蘭階新雨早逢啟事於山公惟盛世之選舉無方俾
書生之拜颺有自臨軒食果茂才何忝楊修對日披香博士定歸
黃琬詎以士元多治劇之能或者祁午非晉卿之望命來山左試
一割之鉛刀承乏海隅別三年之利器銅章墨綬勵當年之蒲畏
人知製錦烹鮮愧此日之學優登仕藉桓臺春草纘少君之遇物
能名拂兒家秋煙做內史之傭經賃作胡期懷襄忽做痛切其咨
爾乃洛洞頻乘功難俾父風飄菰葦誰復言潘縣之花水滿池塘

何處得謝庭之句爰勸四載慰彼三農遍歷千村通茲百谷證州
原之脈絡行厨惟水注山經廣道路之詠謀倒屣盡商言賈萊因
知傳訛舊志既失守于前人扼腕羣情誰晰疑于後事小司馬緣
陵之考亦既略而不書齊太史柏寢之陳寧遽侈為盛事豐臺通
賜履會盟豈是葵邱濟瀆即清河疏鑿誤推劉豫而且如林立石
皆載襄陽峴洎之碑兼之近市言貧罔識尹鐸繭絲之對率爾滿
漚之莫辨誰知南北之非洋雖自昔沿流不過辟司徒之石窳而
于今踞龍漫同韓學士之金根况彼霜寒圭華泯泯恤緝之孤廢
風詠蘋繁燭燭華簪之世胄以六十年之著作盡是酬惠頌德之
虛文即一二事之揄揚無非捉影鏤冰之故智此范史疑其有繼

而崔書終迄無傳者也吁嗟乎兔園半冊謾誇組紉笙簧已焉哉
龍文幾篇徒侈風雲月露說寧是覆三長原希觀之才作可等身
四美亦難能之事我心匪石欲隱忍以何甘僕豈能文止贊匪其
不逮於是日三吐握集彼衆思夜千幾研徵于故實類太冲之作
賦筆札恒置門庭擬壯武之行文車箱時載典籍野謀遵太僕景
行邑有高賢潤色譜照猷鼓吹人歸大雅淋漓潑墨原非漫興之
言補綴成襄敢為憑虛之論亦僅謀其可信誰復冀其能傳乃不
意輜軒後載荷監使之鈞裁館閣先聲邀中丞之謬獎遂令芸籤
煥彩荆州指曹氏之書倉玉軸連雲岱嶽鎮杜家之武庫青牛帳
裏一枝分芍藥之花朱鳥窗前滿篋悉葡萄之樹然屬詞此事惟
樂安縣志

資事父而以事君即酌古準今敢曰治人而兼治法在被春秋魯
史尚有知我罪我之言若夫直道斯民亦復誰毀誰譽之意爰是
付之剝刷不用三都賣紙之錢襲以縹緗幸分八閩賜鑑之蔭倘
千秋而逢濟北薪勞定有徽音如四海而有中郎碑墮寧無王臣
竊以弃之簡首實自愧夫卮言肯在雍正十有一年歲次癸丑直
隸莒州知州前任樂安縣知縣南通州李方膺序

凡例

縣名改為廣饒自民國始也茲志既以宣統三年為限民國事跡概不攔入書成題名宜存其舊故仍署曰樂安縣志

志書篇目繁則瑣簡則漏茲斟酌參定為總目十二為子目三十為附目九為表十一

志書舊習縣必有景或八之十之各綴以詩勉強湊合最為可厭舊志雖無景圖而仍載八景律詩似可不必茲悉刪之此康對山武功志陸稼書靈壽志也非我作古有識者幸諒

舊志首列星野夫天道遠人道邇二十八宿盡乎天九州不盡乎地以二十八宿割屬九州前人已多聚訟矧縣境僅州之一隅乎分合靡常更難確指危四虛九皆屬疑似史香厓樂亭志刪去星野最為特識今從之

文史通義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誠哉是言茲於舊志有改無削惟應載而舊志所無者若戶口若金石若文廟神位祭儀等類併補入之

史冊不為生者立傳蓋棺論定昔人有明訓矣惟節婦前朝功令年登六十合例宜旌以節婦茹苦守貞至六十而志趨堅定必無他虞茲仿此意凡節婦年至六十者無論存歿悉載之

繕寫志書之式往往頂空二格備抬頭也茲於應抬者用空格抬頭之式或三或一他則一事之中第一行頂格後皆低一格按

語低二格以清眉目

前此縣志已五次成書文獻永垂於焉是賴茲仿肥城志將創修續修姓氏附列於後

明成化間創修

知縣沈清編輯

明嘉靖二十五年續修

知縣王本固

邑人太僕寺卿李舜臣編輯

邑人庠生張四維增訂

邑人庠生張孔教校正

樂安縣志 卷之首 凡例

十一

明萬曆三十一年續修

知縣孟楠

邑人舉人蔣奇鍾編輯

清康熙六年續修

知縣歐陽焯

邑人諸生李含章李煥章編輯

清雍正十一年續修

知縣李方膺編輯

樂安縣志續修姓氏

倡修

四等嘉禾章金質崇蔭章五等金質單鶴章督軍署軍務員

署理廣饒縣知事肥城李傳煦

續修

署理廣饒縣知事開封陳同善

編輯

諮議局議員候選州判歲貢生王永貞

四川候補知縣增貢生賈獻廷

陸軍部二等銀色獎章廩生焦梅清

優級師範預科畢業庠生王蓮芳

樂安縣志

卷之首姓氏

十二

收掌兼採訪

勸學所所長學堂畢業獎廩生王金甲

提調兼採訪

鹽政講習所畢業業周懷榮

繪圖兼採訪

庠生孟昭升

採訪

廣饒縣一等警佐平度于泮林

歲貢生黃丙焱

庠生溫念嶠